

责编:田朝艳 美编:黄山敏 组版:唐俊 校对:沈艳琼 E-mail:ztrbsn@126.com 本期质量审核:周燕



井畔旧梦

罗勇

熟悉我的人,大概都会给我贴上一个“话少”的标签。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。

儿时,村里有位长辈会当着我的面,带着一丝担忧的语气提醒爷爷或父亲:“他这样不爱说话,长大了日子怕会难过哟。”

他之所以这样说,据说是有过活生生的例子的。的确,不管是他来我家,还是在村里偶遇,还是去水井边挑水“撞”在一起,他都爱跟我开玩笑,可我要么垂首浅笑,要么转身避让,要么支吾应对。那情形,恰似烟花绽璀璨,骤雨裂长空。一次、两次、三次……喜欢和小辈逗乐的他,焉能不扫兴?

听到他如此轻视我,我虽然无言以对,但记恨在心,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不愿意在村里的水井边或别的地方遇见他。

提起故乡的那口水井,许多儿时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。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当时我正在上小学、读中学。那时,老家上下两个寨子的人,洗衣做饭、喂猪养牛全靠村里的那口水井。从我家到水井需要绕过邻居家的后阳沟(方言,指房屋后的排水沟),经过一棵有些年头的歪脖子核桃树后,再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下行一小段,大概三五分钟的路程。

确切地说,那里应该有两口水井,左右各一口。两口水井被村民们用石头砌成一体,外形方正,中间露出两个相连的拱形井口。水井的正上方,开有一个方形小孔,那是大年初一凌晨村民们抢“头水”时点香祈福的龛位,也是“吃水不忘打井人”最朴素的注脚。拱形井口的下端,是一块四五十厘米高的石板,窄窄的顶面布满条纹,中间夹杂些许青苔。下

面那口井的左侧,还用石头凿出一条里高外低的沟槽,平时用来摆放水瓢。在丰水期,当清澈、甘甜的井水刚要溢出井口,就会被沟槽引过来,最后流入一个个木桶中、盆子里。

丰水期,水井是村民们说长道短的聚集地。枯水季,水井是老乡们长吁短叹的倾诉场。狭窄的井口,适合话家常、聊八卦、谈趣事。甘甜的井水,默默地滋养着一代代村民。

井口这个舆论场并不适合我,井中那一池甘泉才是我的至交。那些年,我会提着或挑着大小不一的水桶,蹒跚在家门与井口之间,一趟又一趟,一天又一天。没错,我只会悄悄地索取,水井只会安静地奉献,我们相对无言却心意相通。

水井下方有块地,那是我家的自留地,也是我家的菜园。

这块菜园,分为上下两块。上面这块,母亲种了些番茄、辣椒、小葱、南瓜、茄子。下面那块,父亲栽了些苞谷、高粱、土豆、大蒜、茴香,还有两棵低矮的桑树、一片翠绿的竹林。自家种的瓜瓜菜菜,虽然烹饪方法简单,但都是原生态健康品。嫩嫩的桑叶是蚕宝宝的大餐,红得发紫的桑葚是我 and 弟妹们可以敞开肚皮吃的水果。

从水井到菜园的路上有条小水沟,这或许是我家菜园边上能种竹子的原因吧。没过几年,由于地下水持续渗出,人们便在竹林边的土埂下挖了一口小水井。井水有些浑浊,还有股涩味,大家就用它来浇地、洗衣服、养猪喂牛。

或许是我在现实中长期保持缄默的缘故,那些年我的梦境格外绚烂。

那段时间,我常常做这样的梦:我从这口浑水井出发,沿着右边的小路信步而下。我觉得走得太慢,心念一动,倏然

凌空而起——掠过竹林、跃过山顶、飞过高压线,与小鸟并肩翱翔……当我以神仙之姿俯瞰大地时,那一刻,海阔随我遨游,天高任我翱翔。

这般御风千里的畅快,可比井边的寒喧让我自在。

扯远了!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工作了、成家了,回老家次数也越来越少了。后来老家通了自来水,挑水吃的情形几乎没有了。村里的那口水井成了离它最近的那户人家的“私家水源”。除了路过的乡亲会偶尔舀点水来解渴,井台周围那块巴掌大的地方,一下子冷清下来。

当然,我也不太可能在水井边遇见那位总操心我“性格缺陷”的老人了。他愈发苍老,也不再是少年。如果还能在村里遇见他,我定会按照礼数同他寒暄。假若他兴致还不错,说不定我还会和他闲聊几句,谈谈工作、聊聊家事。

是我变得健谈了吗?熟悉我的人多半会摇头,“话不多”这个贴在我身上的标签不太容易撕掉。

我还怨他吗?不,其实我应该怨自己——不能像有的人一样口吐莲花,不会像有的人那样八面玲珑。我真的怨过自己吗?不,随着生活阅历的积淀,我经常告诉自己:这个开放包容的社会能容得下这样的我,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能接纳这样的我。换言之,自从做了那个我会腾云驾雾的梦之后,约莫过了十几二十年,我就和那个寡言少语的自己和解了。

故乡这一方土地,正以惊人的速度完成自我蜕变。这些年,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外出打拼。这些年,越来越多的新变化在寨子里发生。张家的小洋楼刚落成,王家的新宅已动工;李家的越野车刚熄火,赵家的轿车又驶来;刘家的帅哥摞了

摞喇叭,骑着摩托车(电瓶车)潇洒地从两辆进退两难的汽车中快速穿过……

早在前几年,故乡的水井上方便修通了联户公路,沉寂多年的水井边开始热闹起来。车来车往中,滚滚向前的车轮,可曾惊碎井中的明月?车来车往中,惊慌失措的扬尘,可曾搅乱水井的旧梦?

今年元宵节前夕,我和妻子都忙,不能回老家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过节,于是打算接她进城共度佳节。一开始,母亲不愿意来。她说,她一个人在老家习惯了,三只鸡、两只鹅需要她照料,菜园需要她打理,没事时她还可以去邻居家串门、聊聊天,不像在城里,门对门的邻居都装作不认识。总之,母亲不愿意进城!妻子好说歹说,才把她哄上车。

我们准备回城时,天快要黑了。汽车刚启动,我无意中通过倒车镜看到,故乡的那口水井快速地 from 车后闪过。

那一刹那,我突然意识到,那口水井虽然几乎被时光遗忘,但它还是静静地守在那里,默默地等候曾被它滋养过的子嗣。然而,辛辛苦苦养育我的父亲,要我铭记家族迁徙史的爷爷,当过兵的大伯,还有那位让我“恨”不起来的长辈……他们如同风中飘散的蒲公英一样,相继离开了滋润他们一生的水井,离开了怀念他们的至爱亲朋,离开了乌蒙高原上的这个小村庄,再也回不来了。

也许,再过一段时间,儿时的记忆也会日渐模糊。

也许,再过一段时间,水井边的故事会被我遗忘。

也许,再过一段时间,故乡的水井也会归于尘土。

方于生养我的土地,终究是灵魂的归处。纵使井涸园荒,焉能相忘?

外婆的菜园子

张艳

外婆家的屋后有两小块地,每一季都生长着农作物。外婆很擅长播种,豇豆、白菜、番茄、黄瓜、南瓜……从春到秋,她总能在菜地里种出五彩的蔬菜。

记忆中,外婆种的南瓜很大,以至于我读《灰姑娘》时,觉得南瓜马车真的存在。南瓜丰收后,外婆常常将其切成规则的三角形,放在甑子里蒸,待香气弥漫,南瓜的颜色从淡黄变成橙黄时,尝上一口,又甜又糯。碧绿修长的豇豆被外公剪下后,外婆把它们切成段,再用自制的酱爆炒,然后趁热拌在饭里,一碗饭几口就下肚了。

外婆种的白菜很甜,煮熟后,打个糊辣子蘸水,真是人间美味。我曾宣称:“外婆家的白菜比肉还香!”惹得大人忍俊不禁。又沙又甜的番茄,做菜、生吃都很美味。周末去外婆家时,她总会让我带些回家。

外婆虽然不识字,但很跟上时代。那些年圣女果盛行,她竟然也种出了圣女果,并称之为“小番茄”。每次去外婆家,她总是精心地把熟透了的小番茄逐个剪下让我带走。如果我去的时候,它们还没成熟,外婆的神情里就会带着些许遗憾,仿佛是在责怪那些还在穿着绿衣裳的小番茄:“不成器的东西,害我孙女白跑一趟。”

菜地里还种着苦瓜。外婆每次吃苦瓜都会把籽仔细地收集起来,来年立春便把它们撒在地里,没承想它们还真的在春风里舒展着嫩叶。盛夏时节,看着那一个个绿得发亮的苦瓜,我在心底感叹外婆的创造力。

外婆让我深刻地领悟到“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”的真谛——只要有种子,土地和一双勤劳的双手,就会有破土而出的希望,就像那棵被外公“冒领功劳”的花椒树一样。

有一天,外公说他种的花椒树不仅活了还长高了,外婆却说:“那是我孙女种的。”我突然想起小时候,有一次跟邻居家的大姐姐一起出去割猪草,她指着绿草丛中的一棵小树说:“那是花椒树,要不要拿回去种?”我高兴极了,小心翼翼地把它连根拔起……

我在外婆家菜地外围靠近小溪的地方,用手刨了个小坑,把那棵小树放进去,然后盖上土。外婆刚好在菜地边舀水,我开心地说:“外婆,帮我浇一下这棵小树嘛!”我还记得,当时外婆虽然嫌我烦,可还是舀了水浇在那棵小树上。此后,我便不记得照管这棵小树了。

如今,它竟然像我一样,一下子就长大了。

外婆的菜园里还有牵牛花,它们顺着架子、土墙往上爬。每一朵花都像是一个小喇叭,吹奏着欢快的乐曲。我想起小时候自己专门种过它——随便掐一截牵牛花藤,放在家里不用的杯子里,装上土,浇点水。外婆说这样它就会活了,好像后来还真的活了。

就是这样一件小小的事,它仿佛散发着一种独特而又神秘的光芒,深深地吸引着我,让我对外婆充满了敬佩与爱戴之情。

今年夏天,菜园里多了一个新品种,外婆说,那叫“臭菊花”,其实它并不臭,只是味道特别浓郁。她听别人说,有这种花的地方不招蚊子,于是她就要了一点种子撒下。门前的几个烂瓦罐、水桶里都长着这种花,菜园里的那一丛尤其长得茂盛。橘黄色的花朵,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淡黄色的光晕,像外婆一样,有温度又不耀眼。

如今,外婆已步入耄耋之年,腿脚不太利索了,但菜园依旧生机盎然。它不仅是外婆的劳动成果,更是对她生活的坚持和热爱的象征。即使岁月已经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,但她的精神依然矍铄。每次来到这里,我都能感受到外婆的温暖和力量,她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们,无论生活如何变迁,只要心中有爱,就能创造出美好的生活。我决定以后也要像外婆一样,用心经营生活,让生命焕发出更加绚烂的色彩。

浓浓的乡愁(外一篇)

王文富

乙巳年正月初二,突然接到我最小的弟弟的电话,请我参加他家的一场喜宴,盛情难却,只得应邀。

我离开家乡黄华镇已40多年了,父母在世时我也常常回家,但总是来去匆匆。记忆中,每年除夕,全家10多口人围着堂屋里的那张八仙桌,桌子中间放着一口热气腾腾的土火锅,大家就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吃年夜饭,感受家乡过年的热闹氛围。时过境迁,那已是

30多年前的事了。

儿子驾车从昭通中心城市出发,他打开手机导航,导航播报:“全程大约需要1小时15分钟。”沿昆昆高速公路行至上高桥分道,转入去年才通车的大(关)永(善)高速公路,驶入长长的隧道时,我完全沉浸在之前回老家过年的时空中。我还未从回忆中反应过来,车已经停在了家门口,车窗外“大伯、大哥……”亲切的呼唤声将我拉回了现实。

离家当年,我所在的生产队共有200多人。虽然我的家族成员颇多,但如今我的父辈健在的却只有三四个了。二叔家,么叔家……我在村子里一连走了五六家,虽然我竭力挖掘记忆中他们各家各户的所在地,但遗憾的是曾经的土墙房子都不见了踪影,家家户户都在原址或挪个位置建起了砖混结构的楼房。有的人家不仅室内装饰一新,室外墙面也贴上了瓷砖,不比我们城里的住宅差,我已经分不清哪里是哪家了。

每到一家门口,他们都热情地邀请我进家里坐,嘴里还不停地称呼我“大伯伯”“大爷爷”“大伯公”,更有教小孩叫我“老祖”的,呈现在我面前的大多是陌生面孔。离家多年,家乡已物是人非,乡亲们生活环境、精神面貌彻底改变了。

走进二叔家,二叔激动地从沙发上起身拉我坐在他旁边,面前热乎乎的电暖桌上摆着红橘、白橘、脐橙和葵花籽、南瓜籽、炒花生等零食,他一边指着桌子让我拿东西吃,一边对我说:“我今年87岁了,比你爹小7岁。现在国家的政策好啊,我每个月都能领到养老金,80岁以后每个月还增加了高龄补助。若是生病住院,新农合还可以报销医药费。生活安逸得很,只是我去不了远处了。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,如今过年只是一个

传统的辞旧迎新的节日,我们平常吃的比旧社会地主家过年吃的不知好了多少倍。共产党好啊,你们一定要听共产党的话,要记住共产党的恩情噢……”二叔越说越激动,我看见他眼里噙满了泪花。这时,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,是四弟叫我回家吃饭了。

告别热情厚道的乡亲们,在回程途中,我还不时地接到他们的电话:“到家没有?希望你常回家走一走、看一看……”我感慨万千,庆幸自己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。

去舅舅家

七八岁那年的春节,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,他们个个都能拿出正月间去舅舅家拜年得的5分硬币或1角、2角的新票子互相炫耀,然后逼着我掏出舅舅家给的“健儿钱”比哪个得多、哪个的票子新。我说我没有舅舅,口袋里没钱,他们压根儿不相信,于是,抱头的、抬脚的,很快便将我按翻在地,搜遍全身后,说我故意将钱藏起来了,不拿给大家看,真不够“朋友”,拳脚便招呼上来。我也不是省油的灯,迅速从地上爬起来抓着一个大我半岁的陈姓小伙伴就是几拳,指缝间还留下了他的一撮头发。在一阵“哎哟”“妈呀”的叫声中,大家不欢而散。

我回到家,衣服上沾满了泥巴,鼻子流血不止。“大过年的,你怎么又和小伙伴打架?”父亲顺手从檐坎上的柴垛中抽出一根小手指粗的柴棍朝我打来,顿时,我的腿上、屁股上锥心般疼痛。母亲见我脚后跟的血顺着裤脚往下流,便揪住了父亲高高扬起的右手。“你说,为啥子打架?”父亲瞪着双眼吼道。还没听我陈述完打架的原因,父亲已跑出去从田坎上扯了一把蒿枝尖边跑边揉,迅速扯一坨塞进我仍在流血的鼻孔里,另一坨贴在我的脚踝上。母亲说:“你是有舅舅的,你舅舅家在会泽,离我们家太远了,连我都没去过,更别说带你去舅舅家拜年了。”

我心中产生了一个疑问,之前曾经听爷爷奶奶说,我母亲的后家就在黄华

街下面的硝水堰,但我从来没去过,也没见过舅舅长啥模样,母亲怎么说舅舅家在离我们家很远的会泽呢?

我13岁那年,舅舅来我家了,他给我买了一双32码的胶鞋,这也是我第一次穿胶鞋。我问舅舅:“您是从会泽来的?会泽离我家有多远?”舅舅说:“我从会泽来的,坐了4天汽车才到。”他只在我家玩了3天,说不能超假。临别时,舅舅摸着我的头说:“好好读书,长大了来舅舅家玩。”随后我问母亲:“舅舅家怎么会在会泽?”母亲说,舅舅14岁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,六七年后才回来,政府分了堰塘湾旁边的一片荒山给他。他没日没夜地把那片荒山开垦成了一块良田,种了一季水稻。后来政府派他去昆明读书,之后他被分配在会泽工作就再也没回来过。

1980年,我已在昭通城工作2年了。地委从各地直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,赴全区10县1区(水富)农村调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我被分配在巧家县荞麦地乡(今药山镇)组。工作完成后,我回到巧家县城汇报调研情况。我顺便说巧家离会泽5里很近,打算坐客车到大桥然后走路去舅舅家。县领导接过我手中的信封看了一眼,说:“大桥是会泽5里与巧家马树交界处,你要去的黄草离那里还很远。那里是高寒山区,三五里内荒无人烟,你又不熟悉那些山路,要找到舅舅家太难了。安全最重要,不建议你现在去,以后再说吧。”他的善意提醒让我心里踏实了许多,虽然未能去成舅舅家,但我终于知道舅舅家的基本位置。

因为工作忙,我去舅舅家的心愿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。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,我也退休了,更没想到的是儿子大学毕业后竟然报考了会泽的岗位。近日,儿子趁着星期天开车带我去到了会泽。在家住会泽县城的表妹一家的陪伴下,我终于走进了舅舅家的小天井,跨进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母亲到舅舅家玩时住过的卧室,受到了表弟一家的热情款待。遗憾的是,我的舅舅、舅娘、母亲都在七八年前相继离开了人世,舅舅也只能在天堂看着我去他家了。

